

Hannibal Rising

汉尼拔崛起

[美国] 托马斯·哈里斯 著
袁雷 严俊 译

译林出版社



[美国] 托马斯·哈里斯 著

袁蕾 严俊 译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尼拔崛起 / (美) 哈里斯 (Harris, Th.) 著; 袁蕾, 严俊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3.1
(沉默的羔羊系列)
书名原文: Hannibal Rising
ISBN 978-7-5447-2569-9

I. ①汉… II. ①哈… ②袁… ③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75576号

Hannibal Rising by Thomas Harris
Copyright © 2006 by Yazoo Fabrications, Inc.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3 by Yilin Press, Ltd.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0-530号

书 名 汉尼拔崛起
作 者 [美国] 托马斯·哈里斯
译 者 袁 蕾 严 俊
校 订 徐海铭
责任编辑 冯一兵
原文出版 Random House, 2007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8.75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2569-9
定 价 24.80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序　言

在汉尼拔·莱克特博士大脑中央的黑暗地带，有一扇通往记忆大殿的门，门闩稍加摸索便可找到。这扇奇异的大门通往的是片片开阔明朗的地带，那里有着古老的巴洛克式建筑，还有数目堪比托普卡匹博物馆的回廊亭阁。

陈列品随处可见。它们摆放得错落有致，在灯光下流光溢彩。每一件都诉说着数段记忆，每段记忆都连接着其他几段记忆，层层叠叠，如同几何级数般堆积起来。

属于汉尼拔儿时的记忆空间不同于其他阶段，因为它并不完整。有的部分只是由一些静止的画面组成，支离破碎，就像用白色的石膏将雅典彩绘陶器的碎片拼接在一起。另一些部分则属于声音和动态画面，相互盘绕的扭动的巨蛇在黑暗中时而闪现。还有些部分充斥着哀号与尖叫，就连汉尼拔自己也望而却步。但是尖叫声从不在走廊中回响，愿意的话，你还可以在那里欣赏音乐。

大殿中的记忆始于汉尼拔早期的学习生涯。在遭关押的数年中，他又将其修缮扩充。看守不许他看书，是记忆大殿里丰富的点点滴滴让他熬过了漫长的时光。

让我们在他脑海里这片灼人的黑暗中共同搜寻那个门闩吧。找到

它，我们就可以在长廊里挑选音乐，就可以一路向前，找寻到那记忆最为残碎的前厅。

借助于从别处了解到的蛛丝马迹，我们可以填补这段记忆。无论是战争记录还是犯罪记录，无论是审讯、法医鉴定还是静静躺着的尸体都派得上用场。由于汉尼拔恣意篡改各种日期，调查当局和记录者常常陷于迷惑不解的境地。最近发现的罗伯特·莱克特的信件也许能帮我们勾勒出关于汉尼拔的关键信息。通过这番努力，我们或许可以亲眼见证他内心的猛兽如何从胸膛冲出，又如何逆流而上，闯进这个世界。

目 录

序言

001

第一部

001

第二部

135

第三部

259

译后记

269

第一部

这是我领悟的
头一个道理：
时间即是
斧头在林间的回响。

——菲利普·拉金

1

老汉尼拔（1365—1428）花五年时间建成了莱克特城堡，劳工全是他从萨基列斯战役中俘虏的士兵。莱克特的旗帜第一次飘扬在建好的塔楼上的那天，他把所有的士兵召集至家中的菜园。登上绞台讲话时，他依照当初的承诺宣布释放这些士兵。因为伙食好，许多人选择留下来继续为他服务。五百年之后，家族中的第八代汉尼拔·莱克特八岁。这天，他和妹妹米莎站在同一个菜园中，往乌黑的河塘里扔面包，去喂那些黑天鹅。试图站定的米莎紧紧抓着哥哥的手，有好几次，她扔出的面包根本没有落到河里。肥硕的鲤鱼触动了莲花的浮叶，惊飞了不少蜻蜓。

终于，鹅群的头儿从水中上岸了。它短小的腿挪着步子，笨拙地向兄妹俩走来，叫嚣着发出挑战。

这只鹅打出生起就认识汉尼拔，但它还是来了，黑色的翅膀遮住了一片天空。

“啊！阿尼拔^①！”米莎惊呼一声，躲到了哥哥的背后。

汉尼拔照着父亲教的那样举平双臂，手中的柳树枝大大增加了他胳膊的伸展范围。鹅头目停了下来，看着自己的翅膀根本对付不了汉尼

① 汉尼拔的简称。

拔，便乖乖地撤回河塘吃食去了。

“你怎么天天这样！”汉尼拔冲着那只鹅叫道。但是今天和以往不同的是，他在想，如果逃命的话，这些鹅该往哪儿去。

米莎惊魂未定，手中的面包掉落在湿乎乎的地上。汉尼拔弓腰想帮她捡起，她却用自己五角星似的小手开开心心地在哥哥的鼻子上抹了一把泥。汉尼拔不甘示弱，也在她的鼻尖抹上一点。两个人看着河塘中的倒影笑了起来。

兄妹两个突然感到了地面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砸了三下，接着水面颤抖起来，模糊了他们映在水中的脸。远处隆隆的爆炸声穿过原野滚滚而来。汉尼拔抱起妹妹，向城堡跑去。打猎用的马车套着高大的役马塞萨尔停在院子里。系着围裙的马夫贝恩特和男仆罗萨把三只小行李箱装上马车。厨师库克端出了午饭。

“莱克特少爷，夫人叫你去一趟她的房间。”库克说。

汉尼拔将米莎交给保姆南尼，顺着被踩凹的台阶跑了上去。

汉尼拔喜欢母亲的房间，喜欢那里缭绕的各种香气，那些刻着人脸的木雕，还有彩绘的天花板。莱克特夫人出身名门，同时拥有斯福尔扎家族和维斯康蒂家族的血统。这房间里的家什都是她从米兰带来的。

莱克特夫人此刻有些激动，明亮的褐紫色眼睛在灯光下泛着微红的光芒。墙壁的装饰花纹上有一个小天使，她在天使嘴唇上轻轻一按，便打开了暗柜。在将珠宝捧着放到汉尼拔手中的小盒子里之后，她又放进了一些捆扎好的信件，但全放进去有些盛不下。

刻着祖母样子的宝石浮雕落进盒子里时，汉尼拔觉得母亲看起来和祖母很像。

天花板上画着云朵。儿时的汉尼拔吃奶时会睁开眼睛，看着母亲那和云朵融为一体乳房。他能感受到母亲的衣角在自己脸上摩挲。还有奶

妈——她那金色的十字架闪闪发亮，就像硕大的云朵间透过的阳光。汉尼拔在她怀里时，十字架会抵住他的小脸。奶奶就会赶忙将留下的印子抚平，免得给夫人看见。

汉尼拔的父亲此时来到了门口，手里拿着账本。

“西蒙妮塔，咱们得出发了。”

孩子的衣服叠放在米莎的铜质浴盆里，夫人又把装珠宝的小盒子放了进去。她环顾了一下房间，把一幅威尼斯的油画从餐具柜上的三脚架上取下，想了片刻，将它交给汉尼拔。

“把这个给库克。拿着边框，”她笑着对他说，“别把背面抹脏了。”

罗萨把浴盆搬到院子里的马车上。米莎看着周围的人们忙来忙去，感到有些不安。

汉尼拔将妹妹抱起。米莎拍拍塞萨尔的嘴巴，又捏捏它的鼻子，想看看它会不会叫上两声。汉尼拔抓起一把谷粒，在院子的地上撒出了一个“M”。成群结队前来啄食的鸽子也就跟着排成了“M”形。

在妹妹的手心上，汉尼拔也画了一个“M”。米莎快三岁了，他真担心妹妹什么时候才能识字读书。“‘M’就代表米莎！”他说道。米莎笑着，跑着，周围的鸽子纷纷飞起，绕着塔楼盘旋，停落在钟塔上。

库克是个大块头，他穿着一身厨师的白衣，端出了午饭。塞萨尔斜眼瞄了他一下，耳朵随他转动着。当它还是匹小马驹的时候，库克常骂骂咧咧地拿扫帚抽它的屁股，把它赶出菜园。

“我留下来帮你整理厨房里的东西吧。”雅科夫先生对库克说。

“你跟少爷他们一块走。”库克说。

莱克特伯爵把米莎抱上马车，放进汉尼拔的怀里。他伸出手捧起儿子的小脸。汉尼拔感觉到父亲的手在颤抖，讶异之余紧紧地盯着父亲的脸庞。

“三架飞机轰炸了铁路站场。蒂姆卡上校说如果军队打到这里来，我们至少有一周的时间撤离。到那时，战斗会在主要道路的沿线进行。我们住在树林中的小房子里会很安全。”巴巴罗萨行动^①已经进行到第二天，希特勒的军队以闪电战席卷整个东欧，向苏联进发。

① 巴巴罗萨行动(Operation Barbarossa): 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发起的侵苏战争代号。始于1941年6月22日，以失败告终。

2

马车在林间小路上前进，贝恩特走在马车前面，边走边用一把瑞士短枪拨开蔓生的树枝来保护马脸。

雅科夫先生骑着匹母马跟在后面，挂包里装满了书。他不习惯骑马，抱紧了马脖子以避开头顶上的树枝。遇到陡峭的地段，他就下来和罗萨一起推着马车走，连莱克特伯爵本人也下来帮忙。被拨开的树枝又会猛地弹回，重新挡住他们走过的路。

汉尼拔能闻到青草被车轮碾碎后发出的新鲜味道。妹妹坐在他腿上，头抵着他的下巴，他能感觉到米莎头发散发出来的温暖气息。他看见德军的轰炸机从高空飞过，拖着的气尾巴就像是五线谱。高射炮向空中喷出的黑烟则像是音符，汉尼拔就依着这些音符组成的调子给妹妹哼唱起来。曲子的旋律并不尽如人意。

“不听这个，”米莎说，“阿尼拔唱《小矮人之歌》！”于是他俩一起唱起了这首关于树林里神秘小矮人的歌。南尼坐在颠簸的马车里和着他们一起唱。马背上的雅科夫先生虽然不喜欢唱德语歌，也跟着唱起来。

林中站着一个小矮人，不动也不语，
身穿紫红小外套，

猜猜他是谁。
站在树林里，
身穿紫红小外套的他是谁——

辛辛苦苦地赶了两个小时的路，大家终于来到一片大树荫蔽下的空地。

这座狩猎用的小屋历经了三百年的变迁，已经从当初简陋的歇脚小屋变为舒适的林间静居木质小别墅。屋顶陡斜，这样就避免了积雪。小谷仓里有两间马厩和一间供下人居住的简易房间。屋后是雕刻着华丽图案的维多利亚式厕所，隔着树篱刚好能看到厕所的屋顶。

喷泉池里，一些用来打造祭坛的石块仍然清晰可见。这祭坛造于中世纪，为的是表明建造者对翠青蛇的敬畏。

罗萨剪着藤蔓，好让南尼把窗子打开。这时，汉尼拔看见一条翠青蛇从这古老的地方逃走了。

莱克特伯爵抚摸着高大的塞萨尔，看着它喝掉桶里一加仑半的井水。“贝恩特，等你回到城堡，库克应该已经把厨房的东西整理好了。塞萨尔可以在它的马棚里休息一夜。天一亮你和库克就往这里赶，不要耽搁。我希望你们在天亮前都能从城堡撤离。”

弗拉迪斯·格鲁塔斯一脸和气地走进莱克特城堡的院子，边走边隔着窗子向房间里扫视。他挥挥手，喊道：“喂！”

格鲁塔斯身材瘦小，一头金发脏兮兮的。他穿着平民的衣服，眼睛是惨淡的蓝色，看上去就像从寂寥的天空上取下的圆片。他叫道：“屋里的人，你好啊！”却没有听到任何回应。于是他走进厨房，看到地上放着一箱箱装好的食物。很快，他就将咖啡和糖塞进自己的包里。地窖的门开着，他顺着长长的楼梯看下去，发现了一盏灯。

擅闯私宅是最古老的禁忌。但对一些心态反常的人来说，偷溜进去却能带来一种汗毛直竖、不寒而栗的刺激感。这也正是此刻格鲁塔斯的感受。

他顺着台阶走进微凉的拱形地窖，透过一扇门往里看，发现酒室的铁栅开着。

里面传来一阵窸窣声。格鲁塔斯看见窖中那么高的酒架上贴着标签，摆满了酒瓶。厨师库克手提两盏提灯忙碌着，高大的身影在窖中来回闪动。地窖中央的品酒桌上放着几个扎好的方形包裹，旁边是一幅裱着华丽边框的小油画。

大块头厨师出现在视线里时，格鲁塔斯拉开了一副搏斗的架势。厨师将宽大的背对着门口，整理起桌上的东西来。手中的纸沙沙作响。

格鲁塔斯紧贴墙壁，将自己藏在楼梯的阴影里。

库克用纸把油画裹起来，又用从厨房里拿来的绳子捆上，依着旁边包裹的样子弄好。他空出一只手拿提灯，举起另一只手用力拉了一下桌子上方的铁吊灯。只听咔哒一声，酒室后部酒架的一端从墙面转离了几英寸。随着一阵吱嘎声，库克将酒架完全旋开，一道门出现了。

他走进酒窖后部的密室，将其中一盏提灯挂起，随后把包裹都搬了进去。

正当库克背对门口将酒架旋回时，格鲁塔斯听见了外面的一声枪响，便顺着楼梯往外跑去。下面传来厨师的声音。

“谁？”

库克沿着楼梯追了上去。他虽然身体高大，跑起来却十分敏捷。

“你给我站住！竟敢到这里来！”

格鲁塔斯穿过厨房，跑进院子里，一边挥手一边吹着口哨。

库克从角落里抓起一根棒子，正要穿过厨房追到院子里去，却看见门口站着人，分明戴着头盔。三个德国伞兵端着冲锋枪走了进来。格鲁

塔斯就跟在后面。

“嗨，伙夫。”格鲁塔斯说。他从地上的箱子里拿了块腌火腿。

“把肉放回去。”德国下士举枪对着格鲁塔斯说道。随即他又将枪对准库克，“跟着巡逻兵到外面去。”

回城堡的路是下坡路，并不难走，马车又是空的，因此贝恩特花在路上的时间比预想中的要少。他把马的缰绳绕在胳膊上，点了一斗烟。快要走出树林时，他以为自己看见了一只大鹤正要从一棵高大的树上飞起，走近了才发现是一片随风飘扬的白色织物。原来是一只吊带被切断的降落伞挂在了树枝上。贝恩特停下来，放下烟斗，跳下马车，手放在塞萨尔的鼻子上对它轻声耳语了几句，随后便小心翼翼地步行前进。

他看见矮一些的树枝上吊着一个男人，脖子上紧勒着绳套，像是刚被吊死。他穿着平民的粗布衣裳，脸色青黑，粘满泥巴的靴子悬在离地面一英寸的地方。贝恩特迅速转身朝马车走去，边走边寻找着狭窄的小路上可以给马车掉头的地方。他两腿发软，走在地上都有些不听使唤。

接着，一帮人从树丛里走了出来，一个德国中士带着三名士兵，还有六个穿着平民衣裳的人。中士若有所思地拉开了冲锋枪的枪栓。贝恩特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平民。

“格鲁塔斯。”他叫道。

“贝恩特，用功学习的模范生贝恩特。”格鲁塔斯边说边朝贝恩特走来，脸上挂着似乎十分友善的微笑。

“他会赶马车。”格鲁塔斯告诉中士。

“这么说他是你朋友？”中士说道。

“这可不一定。”格鲁塔斯说着，朝贝恩特脸上啐了一口。“我不是才亲手吊死一个人吗？那人我也认识。我的意思是咱们何必走路呢？”接着他轻声说，“要是把我的枪还我，等到了城堡我就打死他。”

3

希特勒的闪电袭击速度快得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到城堡时，贝恩特发现那里已经进驻了一队武装党卫军骷髅师^①的士兵。河塘附近停了两辆装甲坦克，一辆反坦克装甲车，还有几辆半履带式卡车。

园丁恩斯特面朝下趴在厨房的庭院里，头上落了许多绿头苍蝇。

赶着马车的贝恩特看着这一切。坐在马车上的都是德国人，格鲁塔斯和其他几个人只能跟在后面步行。他们这样的人叫做志愿助战队员，也被称做希维人，是一些自愿帮助纳粹侵略军的当地人。

贝恩特看见两个士兵站在城堡高耸的塔楼上。他们降下莱克特的野猪旗，升起卍字旗，又架起了无线电天线。

城堡里走出一名少校，身着武装党卫军的黑色军服，戴着骷髅头标志。他是来看塞萨尔的。

“真是匹好马，只是太宽了些，不能骑。”他不无遗憾地说。他一直带着马裤和马刺，以便骑马消遣。另外一匹马还是可以骑的。两名冲锋队员从少校身后的房子里走出来，一左一右地推搡着库克。

“这家人去哪儿了？”

① 武装党卫军骷髅师：二战中最让苏军头疼的几支德国党卫军部队之一，参加了几乎所有德军在东线的军事行动。